

石頭記

萬有文庫本

增評補圖石頭記 四

【清】曹霑著

據悼紅軒原本排印

蔡義江、呂啓祥

張書才等校訂

作家出版社

萬有文庫本

石頭記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增評補圖石頭記：萬有文庫版：重校重排繁體：

全4冊 / (清) 曹霑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063-7092-9

I. ①增…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①I2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3) 第221088號

增評補圖石頭記 (全四冊)

作者：【清】曹霑 著

責任編輯：王寶生

校訂：蔡義江 呂啓祥 張書才 杜春耕

裝幀設計：劉璐

出版發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農展館南里十號 郵編：一〇〇一二五

電話傳真：八六一一〇一六五九三〇七五六 (出版發行部)

八六一一〇一六五〇〇四〇七九 (總編室)

八六一一〇一六五〇一五一六 (郵購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線)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裝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一四二×二一〇

字數：一三〇〇千

印張：六十五·三五 插頁：四

版次：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一版

印次：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92-9

定價：一百二十元 (全四冊)

作家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作家版圖書，印裝錯誤可隨時退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原評

蛟川大某山民○原加評

海角居士○原校正

萬有文庫本

增評補圖石頭記

四

【清】

曹霑著

據悼紅軒原本排印

蔡義江、呂啓祥

張書才等校訂

失棉衣
貧女
耐噉糟



送果品小郎
測驚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失棉衣貧女耐嗽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鵲雁兩人誤姑娘者亦甚多使此時賈母處說明或尚有轉機可望

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斷送佳人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終歸一死。緩復何益。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大誤。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大誤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著哭了一會。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著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著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絞得懷楚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著。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著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裏掀著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

偏是告訴他之人

天下事何者爲真

已有轉機

圖圖得妙不必定
是你姑娘又安知
不是你姑娘
園子裏一層親上
作親又一層此時
雪雁亦將謂姑娘
身上可搭得定八
九分矣
二婢俱愚極姑娘
聞前語而病深必
聞此語而病減稍
知進退者還要使
之聞之矣又何必
防其聽見乎
埋怨侍書甚屬無
謂然心急之下又
往往如此

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偏要墊實一句。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得此一語。又延殘喘。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太太太說不好。就是太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咱們園子裏的。此句是救命仙丹。太太太那裏摸得著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誰知竟非林小姐乎。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著。這一位聽見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子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著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著。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裏三個人正說著。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有生機。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著。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

應了一聲

又應一聲

又要擡起來

呷了一口

又呷了一口

又能睜眼說

又睜眼點點頭兒
一層一層寫出步
步有轉機來

上文逐層轉機之
故此處表明

旁觀而不知就裏
者不能不怪
此時原是無妨

了紫鵲彎著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吃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白滾水紫鵲接了托著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道姑娘吃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擡之意那裏擡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著水試了冷熱送到脣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呷了一口紫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呷一口紫鵲便托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呷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呷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踢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卻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卻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其轉機在此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己而誰其轉機又在此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吃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著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此念不絕此身敢死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轉機得快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嚇人紫鵲道實在頭裏看著不好纔敢去告訴的

素願克償何恙不
已雪雁那知小姐
心明所以稱怪紫
鵲知致病之由
但未聞侍書之言
所以單稱好得奇
怪同樣模糊而智
愚自判
特作滿心滿意之
言的是小婢子猜
測

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癩腳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問你好的也奇怪也问你紫鵲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真正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幾乎急死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著兩個悄悄的抿著嘴笑了一回省人事的丫頭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咱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不再露一句話了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得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著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著此句爲後文密計張本那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著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

及至別人家姑娘
做親恐已無從露
話矣即親見做親
亦爲箝口此爲倒
用司農印
猜著八九而竟忍
其死則殺黛玉者
實賈母乎
實黛玉二人之鬼
祟祟是賈母已久
懸於心目間矣不
爲之預防而因循
以至今日始作如
之索何之說則所
以死黛玉者賈母
尙得辭其咎乎

王夫人尚有成全之意。既無配他之意，則防閑宜益早矣。恐因此反使三面俱不妥，自今以往死者死矣，寡者寡矣，和尚者和和尚矣。查前後年次寶釵、黛玉二人是年皆十七歲，寶玉亦十七歲。生日有先後，故寶玉呼釵曰姊，呼黛玉曰妹。皆歷歷可據者。茲云比寶玉少二歲，作者殊失檢點。○寶釵同年於何知之？蓋前為寶釵作十五歲生日，見二十二回至四十五回方及是年之秋。有黛玉十五歲之說，豈非同年乎？以上結寶玉祭晴雯、黛玉聞信病重與寶母等議聘寶釵連敘三件事一段文字。

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賈母今日恍然大悟得毋已晚乎。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免勞稱讚。罷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是豈知己之談然已無勞費心了。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難道還是假心麼？諸人何猶在夢中？若知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難道還成得事？」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既知就裏，瞞之復何益？鳳姐便分付衆丫頭道：「你們聽見麼？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噪。胡說若有多嘴的，提防著他的皮。」縱無人漏風，獨不能掩。傻大姐之口，奈何？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吃酒要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

以下接鳳姐送岫烟寒衣事
又是何事

邢姑娘貧賤依人
想久爲此等人所
瞧不起矣
此等人早該撞出
著實可惡
邢姑娘肯省事其
人便足重

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噪。近來園中只聽噪鬧等事。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裏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著生氣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裏看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的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丫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鳳姐之言是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岫烟真好人。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何況邢姑娘？」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著邢姑娘的分上。饒了這一次。婆子纔起來叩了頭。又給岫烟叩了頭。纔出去了。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

從鳳姐眼中將岫煙出力一寫其爲人可知矣此書中不可多得書中人可愛者多愛而復可敬者少

頗爲鳳姐兒憐我亦憐伊此等處鳳姐頗敦古誼

邢姑娘爲人眞所謂禮義廉恥色色俱到鳳姐送衣原有痕迹岫煙衣氣高朗面無寒乞相豈容當此橫施不然平兒送羽段褂子未嘗推卻也

著就罷了。好性情。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煙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棉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於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卻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岫煙貧而安分。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眞可愛敬。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棉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煙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裏。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裏。他們言三話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另有一種可憐情況。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煙一看。決不肯受。有志節。豐兒道。奶奶分付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煙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岫煙忙迎著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

真是知道理的女
子其清操至此即
丈夫中亦能有幾
人哉
書中諸女有可妻
之者妾之者朋友
之者惟邢姑娘可
以師之世有其人
吾當五體投地
如再不收邢姑娘
未免不近乎嬌即
近乎傲矣辭受中
乎禮吾益重其人
鳳姐此等處真可
讚他不特婆子知
其好也
以上結鳳姐送岫
烟寒衣一段事
以下即從岫烟遞
入薛蝌金桂事
與前寶玉向姨媽
說大哥哥所交諸人
云云
竟大相反
是以君子欲遠禍
者必先擇交蝌兒
則有經緯者多矣

起我們奶奶平兒善爲說詞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
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卻之不恭矣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拉見
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從那裏來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
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剛纔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
可是從邢姑娘那裏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
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道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
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
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相形之下寶釵道都
爲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咱們底下也得留心
到底是咱們家裏人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
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
將來探探消息兒罷了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分付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
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麼薛蝌道蔣玉函卻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
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
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
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

比哥哥差遠哩。豈止於明白些。觀蝌兒一切作爲。當不致使那姑娘有不良之嘆。有廉恥而無心計者。迎春也。無廉恥而有心計者。熙鳳也。岫烟矯矯矣。況守得貧耐得富乎。姨媽知人哉。薛二哥哥愛而能讓。不愧爲那姑娘之夫。吾亦爲搔首問天。

蝌兒之詩如此。已好不必甚工也。

哀感中寓之以正

蹊蹺之極

謝嫂嫂因爲大爺事操心而送酒此亦情理中之事

想頭只盼著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那丫頭也像這個東西。何得借鼻比鳳說。著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丫頭實在是。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說得字字的當。只是等咱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那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索居同。在泥塗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黏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黏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裏。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撞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至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時。只見寶蟾推門進來。拿著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著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當不得意時。偏有人來調情。真圓底而方蓋矣。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